

# 一个少年的梦想和失落

## ——法兰克福歌德故居随想

文/黄梓荣



歌德爱画画和剪影，照片下方的剪影应是歌德，有人说上方的就是绿蒂



1749年8月28日，德国最杰出的文学家歌德出生于此

摄/黄梓荣

初三，16岁，我一口气读完了书信体半自传小说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，从此歌德笔下的浪漫青年维特和美丽少女绿蒂，就深深地沉淀在我的脑海中。这次到了法兰克福，无论如何也要去他家看看。看什么呢，看绿蒂！想看看她的素描，她的油画，她的书信，甚至她的气息——一句话，为了再现一个少年梦想中的美丽身影。

几乎半世纪走来，我一直没有弄明白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女孩，触发了青年歌德火山爆发式的初恋般的爱情，竟然使整个德国为之或癫狂或醒悟，进而开启了德国启蒙主义的狂飙突进时代！

故居无言地坐落在一条僻静的街道上，方正的四层楼。原物在二战中遭毁，现在的房子是按原样重修，紧连的是博物馆。就是在这里，歌德在四周的时间内写出了这部书信体小说，以抵消爱情的痛苦，并使自己从自杀的念头中摆脱出来。……

1772年6月9日，23岁的歌德碰巧参加一个乡村舞会，在那里他与风姿绰约、纯朴端庄的绿蒂一见钟情。那年她19岁。“世界上最需要的东西莫过于爱情。”歌德写道“她那生动的嘴唇和活泼鲜艳的面颊把我整个灵魂都吸引住了，我完全沉醉……马车在游乐宫前悄悄停住时，我像梦游者似的下了车，仍然沉湎于梦幻中，在周围暮色朦胧的世界里魂不守舍，茫然若失，几乎连从灯火辉煌的大厅里飘来的音乐声也没听到”。

“除了她的倩影，我想象中已无别的形象，周围世界上的东西，只有同她有关的我才看得见。这也给了我一些幸福的时刻——直到我不得不同她分离！唉，我的心为何常将我困扰！——我坐在她身边，坐上两小时、三小时，欣赏着她的身姿，她的风度，她的谈吐，于是渐渐地我所有的感官都紧张到极点，我

眼前一片昏暗，我几乎什么也听不到了，我的咽喉像是被暗杀者卡住了，我的心在狂跳……”

1773年4月，绿蒂结婚，丈夫大她12岁。婚后不久，就一起离开家乡，后来夫君升到宫廷顾问官。

绿蒂结婚半年后，歌德还为她写了一首小诗《丑陋的面孔》。“……绿蒂：我现在把我的画像送给你。/你尽管看到他严肃的脸，/飘动的头发，眼中的火焰；/这副尊容几乎是丑八怪——/可是你却看不出我的爱。”酸楚的，哀怨的，这边已是一团火，那壁厢绿蒂还没融入他的爱。

不过，他们后来还见过一面。1816年秋，已经63岁的绿蒂曾到魏玛访问歌德，那时，歌德67岁。

歌德爱画画，也爱剪影，博物馆里就有两幅“丑陋的面孔”，歌德自己的，上面还有签字，或许是原物。“绿蒂的肖像我动手画了三次，三次都出了丑；我为此十分苦恼，因为不久前我还画得惟妙惟肖的。后来我就为她剪了一幅剪影，聊以自慰。次年8月31日将此诗（《丑陋的面孔》）随一幅剪影寄给绿蒂。”

博物馆里真有她的剪影，——可万万没有想到，博物馆里也只有她的剪影，而且就此一幅。一个没有面目，也未知真假的影子！其他素描，油画，照片，书信，一切皆无！难道我半世纪的想象和期盼，就这么了断了？空虚、不甘，我在馆内上上下下地反复求索，还是一无所获，天缘何吝。

空虚到了极点。我再遥想着16岁的我，书信体的自传小说，特有代入感。“爱，让天地紧紧相偎。”那时“心都溶化了，胸口怦怦直跳”，时而狂喜，时而痛苦，还会流泪，还会认真问自己，要是自己也有一个这样的女孩，会不会为她而死。可是没想到，心里存放了半世纪青春恋歌，即便来到了原产地，居然也还是

无处可觅可诉可托！

好可惜的年华。16岁，最单纯最呆萌的年纪，人生刚刚开启的早春时节，懵懂如幻梦，洁净如山泉，震撼如闪电。这是我生命里的第一次，也是唯一的石破天惊的情感洗礼。半年后进进了高中，校园成了批判冯定的资产阶级人生观的战场，还讨论保尔该不该爱冬妮娅，哪里还敢说歌德的绿蒂，普希金的达吉雅娜，屠格涅夫的阿霞，那些我心里的女神。

好可惜的一代。文革了，造反有理，痛打落水狗，东风西风，《红楼梦》被解读为阶级斗争的教科书。那时，革命的狂热和被革命的恐惧，让维特、绿蒂一夜间变成挥舞皮带、不男不女的“要武”们，满嘴谎言，满街疯男疯女。再以后知青了，干一天二毛钱，衣衫褴褛，满身的青草味粪土味，还有农民最露骨的性骂。

十年蹉跎，清晨放出的是白鸽，黄昏回来的是乌鸦；总算因大龄而结婚，因政策而独生，直到走完恋爱婚姻生育女的全部程序，快要“不惑”了，还从未收获过想象中的惊天动地，更不要说为谁而死了。一片荒原，青春有悔！那一对少男少女，无邪无猜无私，“为艺术而艺术”，生命里特有的黄金时段，已经无法倒流，无可挽回地被蹉跎了。

我们用自己真金白银的青春时光，替不堪回首的荒诞岁月真诚地买了单，而无法抗拒的命运，则不客气地把我们的灵魂重新格式化。于是，我们的生命基因被革命的喧嚣和苦难的民生，自觉而无痛地篡改了，一条不由分说的流水线，终于把我们变成转基因的一代新人。从此，我们永远失落了那原生态的无比珍贵的自由天性，并注定要在失乐园里徘徊一生。

失落得如此彻底，连可以凭吊的废墟都无从寻觅。■

# 遇见垦丁

文/晓华

飞机降落在台北桃园机场时，正下着雨。走出机场，寒风吹来，竟比南京还凉些，心里直后悔衣服带少了。前来接站的老朋友晓平看穿了我的心思，安慰说，到垦丁就热了，30多度呢。

真是孤陋寡闻，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垦丁这个地名。在立德会馆的大床上摊开地图，查找那个传说中的垦丁，终于在台湾南边的那个尖尖角上的最尖尖儿的地方找到了它。

垦丁是台湾的旅游胜地，各式旅店在街头随处可见，都用极鲜艳的红、黄、蓝、橙和夸张的造型来装饰外表，它们大多面朝大海，所以很多旅店做成船的模样，站在阳台上就像站在舷舱外，与前方湛蓝湛蓝的大海相呼应。旅店的名字也很有趣，“巴里巴里”“希腊风情”等等，我最喜欢的店名是“遇见垦丁”，仿佛是一次不期而遇，又似乎是冥冥之中的安排。

在一个小而干净的小旅店住下来，服务员笑眯眯地帮我提行李，我说谢谢，她照例像所有台湾人那样回答：“不会啊。”与“不用谢”“不客气”相比，“不会啊”听上去的感觉柔柔的，体贴、不生硬。我的房间小巧精致，墙纸是眩目的红色图案。大厅里可以上网，我觉得在这里写一篇博客也挺有意思，没想到他们是用“注音符号”给汉字注音的，无奈之下，我用拼音字母写了一段话：

Wo zai Taiwan

Likai Nanjing yijing yige xingqi le, wo zai Taiwan, wangle dai di-annao……因为不习惯，这段话写得很费力，没想到，博客上很快就有朋友做起了翻译：“离开南京已经一个星期了，我在台湾，忘了带电脑……”她将“垦丁”译成了“肯定”，自己也疑惑，加了问号，看来不知道这个地名的人也不是我一个。

为什么叫垦丁呢？导游宝哥回答我说这里原先是一片荒地，清朝时从大陆来了一批壮丁到这里开垦，以后这里便被人称为“垦丁”了。因为是在台湾岛的最南端，所以三面环海，西边是台湾海峡，南边是巴士海峡，而东边则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了。在垦丁，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，叫鹅銮鼻，其之所以著名，是因这里有远东最大的海上灯塔，给夜航船指引着方向。除了这块鹅銮鼻，还有一块石头在当地也很有名，因为它酷似尼克松，当地人就把它叫做尼克松石。我们来到尼克松石的时候正是夕阳残照，巨大的太阳一点一点地隐没到山与海的后面，天色渐渐暗了下来，海面上风平浪静。

就在一切都归于平静的时候，垦丁的另一面展示在人们的面前，或许那才是真正的垦丁吧。宝哥再三提醒我们，吃完晚饭一定要去街上逛逛，有很多酒吧和舞厅哦，他神秘地一笑。果然，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，白天还很清冷的垦丁大街突然热闹起来，路的两边摆满了小吃摊和小货摊，卖着各种小吃和旅游纪念品，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那么多人，都是一身轻松打扮，三三两两的在街上闲逛，酒吧和舞厅的霓虹灯闪烁耀眼，屋内的音乐飘到大街上。这种氛围自然会让人想到那个著名的“春天呐喊”，自从1995年Jimi和Wade首创了这个户外大型音乐艺术祭以来，垦丁的夜晚就又多了一个高潮，据说每年的春呐都会吸引二、三十万的人潮，它既为创作音乐团体和个人提供了发挥的舞台，也带动年轻族群对音乐所宣扬的爱、和平、自由精神的追求。只可惜我们没能赶上那个节日，没能随着音乐和人潮恣意纵情喧闹一番。

在2012年的春天，我遇见了垦丁，这个充满着南洋风情的小镇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，我很想念它。■

# 成全了女王的树顶酒店

文/杜辛

中国人相信“缘”。一定的缘，总和一定的时空相连。其实在这一点上，中外是相通的。说一件事，足以证明。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，之所以当年成为女王，和她有关的“缘”，不在伦敦，甚至不在英国，而在距英国万里之遥的东非的肯尼亚山麓的树顶酒店(TREETOP HOTEL)。今年夏天，我慕名到了这座酒店。

酒店在距内罗毕以西100多公里的肯尼亚山阿伯代尔野生动物保护区内。最初，酒店是一位英国人于二十世纪30年代在狩猎窝棚的基础上改建的。之所以在大树上建酒店，是因为大树下面有一大片开阔地，开阔地里有大片的沼泽地，沼泽地里有个大泥潭，泥潭边上呢，有个水塘终年不干，一年四季有甘甜的淡水。这里，多少年来一直是保护区的“主人”们——野牛、角马、斑马、羚羊、猕猴、狒狒，还有大象、犀牛和长颈

鹿的饮水和嬉戏之地。于是，紧挨着水塘在树上建起来的迷你酒店，就成为人们居高临下观赏野生动物的绝佳场所。

二战后，欧美掀起了旅游观光热，树顶酒店也声名远播。1950年代初，英国国王还是乔治六世，就是英国影片《国王的演讲》中，那位不想当国王却当上国王的战时国王。1952年新年后，伊丽莎白公主和丈夫菲利普亲王开始出访澳大利亚、新西兰及英国在东非的殖民地。2月6日下午，伊丽莎白公主按照行程安排——当然，也是慕名而来，舟车劳顿进入阿伯代尔野生动物保护区，下榻这个大名鼎鼎、但当时只有三个房间的超“迷你”树顶酒店。

到这儿来，当然是想近距离好好观赏野生动物的，但她万万没想到，竟接到万里之外的王宫传来的噩耗：父王乔治六世于2月6日清晨在睡眠中猝然去世！具有

故事性的是，英国王室在向全世界公告乔治六世国王去世的同时，还宣布按照王位的继承安排，由伊丽莎白公主继承王位。此时，已是夜晚，原始森林进入了野兽和动物出没的时间。出于保证新女王安全的考虑，伊丽莎白只好听从王室安排，呆在距离地面10余米高的树顶酒店里，直到次日清晨……

就这样，伊丽莎白头一天登上树顶酒店时还是公主，第二天清晨，走下树顶酒店时已成为世人皆知的英国新女王。

这个“上树是公主，下树是女王”的凄美故事，60多年来一直在坊间流传，也为树顶酒店做了绝佳的广告。其实，对女儿1952年元旦后的这次出访，老国王早就预感到什么，竟不顾劝阻，执意抱病到机场为女儿送行。谁能料到，希斯洛机场的父女拥别，竟成为天上人间的永诀！

至今，人们也难以想象，在树顶酒店的那一夜，在远离亲人、远离伦敦的肯尼亚山麓的大树顶上，面对着黑压压、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，面对着不时传来的兽类嚎叫，面对着刚刚丧父的巨大悲恸和伴随着王冠一同降临的天大的责任，年轻的女王是如何熬过那一夜的……

1983年11月，女王又一次访问肯尼亚，再次下榻树顶酒店。可以想象，故地重游，女王该多么感慨万千。

因为有了“上树是公主，下树是女王”的凄美故事，60多年来树顶酒店吸引了一拨又一拨的人们。有的，是想借此与动物亲密接触；有的，是出于好奇，来看看树顶酒店到底什么样儿；也有的兼而有之，又想看动物，又想瞧瞧酒店，还盼着到这儿，能给自己带来好运。■